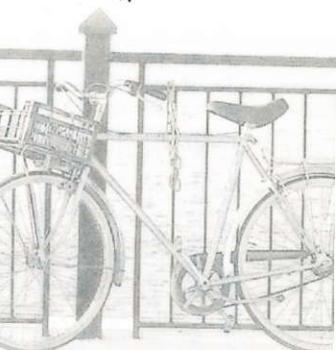


名字

馬靖



妹妹有個綽號，因為一直叫了20多年，所以怎麼也改不了口，以至現在我的兒子也會在急着找小姨時扯長脖子小公雞般的啼叫：「鬧——女！」發音標準的根本聽不出半點洋味，字正腔圓。不過這個名字對妹妹來說卻是很冤枉的，她非但從小到大一點也不鬧，而且是極度的內向和安靜，公認的乖乖女。事因我們鄉下一向看輕女孩，（不像現在還沒出生已知是男是女，更可以選擇要男要女，科技進步的認真了不起。於是就能早點為寶貝起好名字，胎教時響亮的叫着）。從起名字也可看出重男輕女的思想，一看生的是男孩，大寶二財的名字馬上出來，反之只能在萬不得已要叫時以三姐四妹的應付了事。妹妹正是如此得名小女，她出生時正好堂弟牙牙學語因吐字不清小女成了鬧女，把一家人逗的樂開懷，爭相學舌，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我算姊妹中僥幸的一個，從小就有一個正而八經的名字。我出生時一歲多的姐姐命旦夕，所以雖又是個賠錢貨，但四肢健全哭聲正常家人仍看的如花如草，絕對不敢自擣為掌上明珠之類的寶貝，能貴如花草很不錯。我6個月大時姐姐死了，至今我們提起都是說大頭女

怎麼怎麼。她是個畸形兒，出生時就頭大身小像個蝌蚪，而且只長頭不長身。大頭女是姐姐一生的名字，自然我對她沒有任何印象更沒有相片拍下她的模樣讓我認識一下唯一的姐姐，一九七六年我們家才第一次照相。但姐姐肯定漂亮，至少比我漂亮，我小時候經常聽到鄰居們說的話是：「馬家肉女可沒有大頭女長的排場，那眼睛黑亮亮的，明晃葫蘆一樣，雙頰紅撲撲的，桃花瓣一樣。」

我一歲時大妹妹出生了，不過她只活了8天就因臍帶感染而死，她短暫的生命裡根本沒有在我家留下痕蹟，我之所以知道有這個妹妹是因為人們都說我命硬，上剋姐姐下剋妹妹，也正因為是姐姐妹妹我才沒有事，要是剋的是哥哥弟弟那就可想而知了。這個妹妹不但沒名字連個綽號也沒有。

我8歲時排行第五的另一個妹妹被母親不小心壓住肩膀，整整哭了兩個小時後，這個才20多天的小生命帶着劇痛離開了人間。清楚記得，當晚我晚自習回來看到妹妹用黑布嚴嚴包着，靜靜地躺在竹筐裡，9點鐘父親把竹筐拿出去放在山後的樹林裡，躺進被窩我想着孤零零的妹妹獨自與黑夜和寒冷為伴，我拼命壓抑

着哭泣怕被家人斥罵，默默和還沒有見面的妹妹送別，母親在月子裡我是不被允許進她的房間的。第二天中午放學剛進家門看見父親也拎着那個筐子回來：「投胎了！」全家七八個大人都鬆了口氣。我知道昨天深夜妹妹已經成為野獸的晚餐，為甚麼要這樣殘酷的處理夭折的孩子們我不知道，大人只說是人家都這樣做，這樣才吉祥。如果有嬰兒在荒野裡幾天仍沒消失，這家人便被說成是前世作了壞事。不用說，這個妹妹也沒有名字。

今天，提起這三個根本不會有印象和名字的姐妹，我不責怪家人，比起鄉下有人將活生生的女孩親手順便扔進茅廁的父母來說，我們的大家庭能撫養十幾個女孩已算非常了不起，真的，我心裡曾經這樣感謝過。

家裡人對我這個以3比1成活率而存活的女孩相當疼愛，在叫了一年多的肉女後，爺爺以秀才之學識為我取名馬靖夏，老人家崇拜兩個大人物，一個是傳說中托塔李天王李靖，一個是古代將相候敦，加上說是夏候敦曾在我們鄉下住過，鎮名夏館因此而來。只是我對於自己這個不男不女的名字沒有興趣，羨慕人家叫個芝呀花呀甚麼的，等我上學干脆把夏字去掉，雖然從字面還是看不出是男是女，但聽起來美氣多了。

名字雖說只是個符號，可有時的確能從名字上聽出些竅門來，有寄予厚望的如卓凡、超群、勝男等；有委以重任的如振華、建國、招弟等，但他們是否能實現起名人的願我看寥寥無幾。曾幾何時名字也緊跟革命的步伐不甘

落後，我的親戚中就有叫躍農、躍進、學寨、學慶的（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一聽就知道是甚麼情況下出生的人。甚至名字還悄悄走進了轟轟烈烈的運動中，於是有人歡喜有人憂，有人上台有人免職，甚至丟掉性命的也大有人在。

當劉少奇、毛澤東兩位領袖執政時，一個名叫吳奇東的湖南青年鴻運當頭，免試上大學，入黨、升職，他感謝祖先積了陰德為他帶來厚蔭。不久劉主席倒台並被害致死，吳先生跟着倒霉，原因是不但把劉少奇排在前面而且是騎在毛主席頭上，這還了得，打！棍棒之下吳先生靈機一動直呼改名為吳東奇，棍棒馬上停止。可沒過幾天劫難再臨：大膽！主席受萬民愛戴親民如弓怎會騎在人民哪怕是對頭的頭上？鬥！又是一頓拳打腳踢，飽受皮肉之苦的吳先生，再生靈感高呼改名為吳衛東，還真管用又消停了一陣子，不等吳先生喘過來氣擦乾額頭的冷汗，聰明的紅小兵硬是從雞蛋裡挑出了骨頭：負隅頑抗！吳者，無，意即不也，那麼就是不保衛毛澤東，再之，吳衛，無畏也，那麼就是眼裡沒有毛澤東，該死！可憐的吳先生幾經折騰奄奄一息，他真想打開老祖宗的墳墓問個明白：為啥你非要姓吳？

如今那種恐怖和落後已漸成歷史，人們踏入文明進步的同時，並沒有忘記讓名字也走在時代的前端。即使在鄉下，過去朗朗上口的黑狗鐵旦之類的名字已經銷聲匿蹤，特別是自計劃生育開始，每家一顆獨苗，年輕的父母們，不管是有文化沒文化，都為如何起一個標新立異的名字而絞盡腦汁，於是千奇百怪的名字層出不窮。有把父母的姓和起來取個名的，如李方。好記好聽好意義；有在百家姓外另豎一枝的，如陳周靜宜，妹妹班上學生的名字；還有一種更離譜，拋開父母姓氏獨創新高，如狂風暴雨烈馬嘯，中國青年報上登過的，因為派出所拒絕為此名上戶口而引起爭論。

就是在身邊也有很多關於名字的趣事，我的妹名叫馬雁秋，大概是爺爺又崇拜程雁秋的緣故吧。可姑姑卻哭哭泣泣說是同學們都叫她麻野雀（鄉下俗稱的喜鵲），後來不得不再改名。九四年冬我們教會新來一個多才多藝的弟兄名叫焦濤，他是市文化局特意從貴州大學聘請的高才，說拉談唱樣樣拿手，一到教會就擔起指揮工作，是社會上和教會裡不可多得的後起之秀。有天晚上青年團契時他大發牢騷：「局長真是氣死人，一把年紀還不退休讓賢，普通話說不好非要露能，我好好的名字竟然被他老人家叫成豬頭……」。話沒落音我們的腰已經直不起來了，最後大家提議不如改個名字，焦濤說：「正合我意，我一生最崇拜偉大的音樂家蕭邦，好吧，我從此改名為焦偉邦」。誰知幾天後他氣急敗壞地吼道：「不幹了，已經遞交了辭呈，下個禮拜二回貴州，廣東這地方，橫看豎看都和文化無緣，別看他們有錢，但都是土豹子，包工頭一抓一大把，獲重獎的科技人員哪個不是我們北方人？他們靠這個吃飯的有幾個？」焦濤用右手食指對着的腦袋使勁轉着。原來老局長很尊重他的改名之舉，特意召開會議當眾宣佈：新來的豬頭先生今後改名為豬尾巴……，聽到的人都笑掉了牙，試想這樣一個豬頭豬腦的人怎能幹成大事？